

# 《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》成果維護紀要

## A Report on the Maintenance of *Dictionary of Frequently-Used Taiwan Minnan*

姚榮松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退休教授

[yaorongsong@gmail.com](mailto:yaorongsong@gmail.com)

### 一、辭典背景

教育部《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》由原「國語推行委員會」編輯，2008 年 10 月網路版正式上線。<sup>1</sup>這部辭典「對於本土語言教育之推廣，抑或九年一貫閩南語教學之實施，無疑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語文教育成果與里程碑。」（鄭瑞城，2008）

本辭典之編輯，發軔於 2000 年 9 月新任的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曹逢甫主任委員，在當時教育部曾志朗部長支持下，提出「國家語文資料庫建構計畫」，底下有三個子計畫，即一、成語典（共通語）；二、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；三、臺灣客家話常用詞辭典等三個編輯計畫，曹主委並擔任後兩部辭典的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。民國 90（2001）年 7 月成立「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編輯小組」，由本人擔任總編輯，張屏生及林香薇教授擔任副總編輯，我當時考慮兩位副總編輯的分工是語音和詞彙；後來因種種原因，林香薇辭去副總編輯，未再增聘。編輯委員會由曹逢甫出任主委，楊秀芳教授擔任副主委，委員則有姚榮松、董忠司、連金發、洪惟仁、龔煌城、簡宗梧、張屏生和林香薇等教授。後來由於撰稿、審稿業務的需要，又增聘了王順隆、何典恭、李櫻、林金城、林慶勳、徐金松、邱文錫、曾金金、陳憲國、陳淑娟、駱嘉鵬、蕭藤村、盧廣誠等研究台灣閩南語的專家學者參與編輯工作，「陣容之堅強可以說是台灣閩南語詞典編輯上前所未見。」（曹逢甫，2006）

本詞典自 2001 年 9 月展開編輯工作，初期的 7 位專職編輯都是國語會原任共通語

<sup>1</sup> 教育部《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》：[http://twblg.dict.edu.tw/holodict\\_new/index.html](http://twblg.dict.edu.tw/holodict_new/index.html)。

編輯工作多年之成員轉任，也均以閩南語為母語，後另徵求有撰寫能力的 2 位編輯，形成執行編輯的 9 人工作群。在三年半的編寫過程中，每位編輯逐條依體例撰寫，再經審查人員（多達 13 人）分條審閱，進行修正、補充，經每週一次的編輯小組會議過濾，將有問題之條目列入編輯委員會複審稿件，先送委員複審，再提會召開兩月一次的編輯委員會會議決定奪。在漫長的三年半中，委員會召開了 19 次。「在編纂過程中，選詞、定字、定音、釋義、例句是幾個比較有爭議的工作事項，參與審查的委員也都陸陸續續向我們提供有益的意見，不過都是個案式的討論，而且這些個案並沒有鑄成一致性的解決模式，因此便會在本詞典出現一些不自覺的疏漏，特別是在定字方面，然而想要知道某個方言詞彙正確的書面形式，是目前母語教育者很急切的願望，我們要盡可能去滿足需求者的期待。」（張屏生，2004）

為滿足漢字整理之需求，本辭典自 2008 年 10 月公告試用版，收集各界意見並持續進行修訂後，於 2011 年 7 月推出修正版。先前即根據「整理臺灣閩南語基本字詞工作計畫」進行「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 700 字表」之研訂，教育部曾於 2009 年 10 月公布，2010 年 9 月有修正，2014 年 12 月又有一次修正（目前網頁上最近修正版）。其他相關之修正，在「編輯說明」之「編輯群」下另有「教育部《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》成果維護編輯委員會」，編輯委員仍維持 14 人，接受辭典使用者來信所提建議並進行疑難解答。以下我們擬舉出兩個實例，說明漢字使用的修正討論，以見維護小組之角色功能。

## 二、有關「播田」一詞修正為「佈田」

《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》有關「插秧」的詞語，共收有「佈稻仔」（音 pòo-tiū-á）、「佈田」（pòo-tshân）兩筆。讀者可以進入「教育部電子辭典」本典首頁，以「精確」查詢「對應華語」「插秧」有 2 筆，分為 1 頁，如表一：

表一 對應華語「插秧」的兩個閩南語詞

序號	詞目	音讀	附錄
1	佈稻仔	pòo-tiū-á	
2	佈田	pòo-tshân	

也可以「模糊」查詢「詞目音讀」「poo3」有 66 筆，分為 4 頁。按其「序號」在第 2 頁上找到下列 3 筆相關的詞目：

表二 辭典收有關「佈田」的三筆詞目與音讀

序號	詞目	音讀	附錄
27	佈稻仔	pòo-tiū-á	
28	佈田	pòo-tshân	
29	佈田管	pòo-tshân-kóng	

上述的 1、2 或 27、28 均為同義詞（辭典上標識為近義詞），兩詞除詞形、音讀的差異外，釋義完全相同，以表二（28）為例，只要在「佈田」上按一下，就出現下列的全文語料：

表三 「佈田」的全文語料

詞目	佈田 ▶ <a href="#">ㄅㄨˋㄊㄧㄢˊ</a>
音讀	pòo-tshân
釋義	ㄟ插秧。將稻的秧苗插植於水田中。為水稻栽培的過程之一。
近義詞	佈稻仔

這兩詞的差異，並非文白，少數方言腔調，顯示不同來源，按一下[ㄅㄨˋㄊㄧㄢˊ](#)，有十個欄位的方言差異對照表，即出現如下：

表四 「佈田」次方言差異比較表

華語詞目	插秧
鹿港偏泉腔	佈田 pòo-tshân
三峽偏泉腔	佈田 pòo-tshân
台北偏泉腔	佈田 pòo-tshân
宜蘭偏漳腔	佈田 pòo-tshân
台南混合腔	佈田 pòo-tshân
高雄混合腔	佈田 pòo-tshân
金門偏泉腔	佈稻 pòo-tiū, 插秧 tshah-ng
馬公偏泉腔	暫無資料
新竹偏泉腔	佈田 pòo-tshân
台中偏漳腔	插秧仔 tshah-ng-á

上表顯示「佈稻」只出現在金門偏泉腔，該腔也可以直接以華語詞目「插秧」說成 tshah-ng 的閩南音讀，另外台中的偏漳腔也可以直接以「插秧」加上後綴「一仔」（á）

形成「插秧仔」的說法，宜蘭偏漳腔及台南、高雄兩地的「混合腔」均說明台灣的優勢腔詞彙當作「佈田」。

至於另收「佈田管」一詞是農具名，是跟「佈田」關係最密切的農具，也當常用詞收入。

「佈田」一詞傳統閩南語辭典均作「播田」，根據《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》成果維護編輯委員會爭議問題處理小組「第一次會議紀錄」（2012 年 11 月 19 日）案由 1 決議之 16：

播田 (pòo-tshân) 又唸作 pò-tshân，字改為佈田。刪除又唸作 pò-tshân。(〈《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》成果維護編輯委員會爭議問題處理小組「第一次會議紀錄」〉，2012. 11. 19)

這項改訂突顯了「佈」字音讀的單一化，佈田（插秧）的「佈」只音 pòo，並無 pò一讀，因此刪除原列為「又唸作」的異讀 pò-tshân。以下依據委員 A<sup>2</sup>意見略加申述：

#### （一）漢字「播」和「佈」的音義有別

播字本義「下種。將種子撒在土裡。《詩經·周頌·載芟》：「播厥百穀，實函斯活。」鄭玄《箋》：「播，猶種也。」（引自教育部《異體字字典》<sup>3</sup>）正吻合《說文·大徐本》<sup>4</sup>：「種也，一曰布也，從手番聲。補過切（pò）」中古音屬果攝合口一等字。

佈字《說文》未見。教育部《異體字字典》：「佈ㄅㄨˋ，遍及、散滿。《廣韻·去聲·暮韻》：『佈，遍也。博故切（pòo）』」中古音屬遇攝合口一等字。委員 A 指出：「布」字從巾、父聲，本義是名詞「布帛」之義，引申為動詞「徧佈」義。「徧佈」義古文借「布」為之，後來才加入人字傍創了「佈」字。

委員 A 此說正吻合《說文·巾部》：「布，枲織也，从巾父聲。」段注：「其艸曰枲、曰葩，析其皮曰絺、曰紵……麻緝而績之曰綫、曰縷。織而成之曰布……引伸之，凡散之曰布，取義於可卷舒也。」由名詞「布」引申為動詞的「佈」（初文只作布），是一種

<sup>2</sup> 以下《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》維護過程之內部討論資料採匿名處理，詳情可參見姚榮松〈從「播田」到「佈墜」：試探「播」與「布」字義與詞義的交叉分流〉（2015：555-571）一文。

<sup>3</sup> 教育部《異體字字典》：<http://dict.variants.moe.edu.tw>。

<sup>4</sup> 《說文解字》簡稱《說文》，徐鉉校訂之《說文解字》簡稱「大徐本」。

名動關係。段氏認為取義於布帛可卷可舒。舒就是舒展，故有散布義。《說文》播字又訓「一曰布也」，兼收別義，故用「一曰」，證明漢代「播種」的「播」和「散布」之「布」義仍有別：「播」無「遍」義，「布」無「種」義。

其次，果攝的「播」，今華語音ㄅㄛˋ、與遇攝的「布」，今華語音ㄅㄨˋ，兩音有別，正反映中古來源不同，正如同台灣閩南語「播」音 pò，「布」音 pòo，反映的正是古今相承的區別，既然音、義有別，自然不能合流為一，原來認為「播田」之「播」兼有 pò、pòo 兩音有問題的。反對者委員 B、委員 C 引 1894 年出版於鼓浪嶼的《廈門音的字典》（編者打馬字牧師）及 1913 年出版於台南市教會公報社發行的《廈門音新字典》（甘為霖牧師編著）都把「播田」讀為 pòo-tshân，並保留「播」的本音 pò。試錄《廈門音新字典》相關的音字及釋例。

表五 《廈門音新字典》播、布的音讀與釋例

詞目	釋例	頁碼
pò 播	掖種子，掖種，四界掖；散散（sòa <sup>n</sup> -sòa <sup>n</sup> ）；tû-khì；jī-si <sup>n</sup> ；播田（pò-chhân），傳播（thoân-pò），播揚（pò-iông）。	552
pò 播	掖種，四界掖；散散（sòa <sup>n</sup> -sòa <sup>n</sup> ）；tû-khì，jī-si <sup>n</sup> ；播田（pò-chhân），傳播（thoân-pò），播揚（pò-iông）。	553
pò 布	mī-se môa-koah ki <sup>n</sup> chit（棉紗麻口經織）；散開，排列，hián-bêng tsôa <sup>n</sup> -thâu，經布（ki <sup>n</sup> -pò），布匹。	553
pò 佈	遍遍（piàn-piàn），四界，抒（chhu），鋪（po）；排列；佈揚（pò-iông）；佈置（pò-tì），佈路（pò-lō）。	553

（資料來源：甘為霖編著，1997[1913]：552-553）

兩個「播」字音有別，但舉例則兩音混淆，似無界線，例如 pò 播字下出現的「播」田、傳「播」卻音 pò，這就違反了編例。而在 pòo 播字出現的釋義、例詞均與上例無別，偏偏「傳播」、「播揚」兩詞，列在 pòo 音下反作 pò，語上條例正好倒錯，這究竟是校勘疏失，還是編者有意暗示兩音並存？但只要把兩個詞的字音各歸其位，兩條重出釋例，即可顯示兩音並存，卻交錯易位，讓讀者陷入錯亂，但如果注意上下兩條「播田」，播字皆音 pòo，就證明在 1913 年以前甘為霖在台南聽到的「播田」一詞並不讀 pò，反而「傳播」兼讀兩音，而「播揚」卻只有 pò 一讀，除非認為「播揚」是文讀詞。但《廈門音新字典》處理這兩個音完全採取重出而非並列的文白格式，通常白讀音下會把漢字放入括弧內，與文讀音共同出現，例如：

表六 《廈門音新字典》夫、斧、傅三字文、白異讀漢字呈現方式

po (夫 Hu)	頁 553	另見 Hu 夫	頁 223
pó (斧 Hú)	頁 553	另見 Hú 斧	頁 224
pò (傅 Hù)	頁 553	另見 Hù 傅	頁 226

(資料來源：甘為霖編著，1997[1913]：223、224、226、553)

唸重唇音〔p-〕的白讀，並不直接給予本字，僅在文讀下直接漢字。但 pò 播（甘為霖編著，1997[1913]：552）與 pòo 播，均分明共有本字而非文白異讀，可惜甘為霖並未意會到，pò 與 pòo 同用一個漢字，並非都是本字，它是來自不同源的兩個字，如今改爲「佈田」，印證台灣閩南語的 pòo-tshân 一詞，保留是中古音讀的演變，與播種、傳播、播揚原讀 pò 同樣存古，委員 C 因爲一味相信自古「播種」即爲本字，而認爲泉腔「播」字從《彙音妙悟》（1800 年泉州韻書）起已改入高（oo）韻，依中古音變，果攝字應收在刀（o）韻，卻不出現，認爲這個讀法是溢出漢語中古音的讀法，影響到現代泉州腔、同安腔、廈門腔、海外閩南語及台灣腔，最後也影響了漳州音的讀法——證據是林連通、周長楫及陳正統的泉、廈、漳的記音（林連通主編，1993；周長楫主編，2006；陳正統主編，2007）。但忽略了果攝唇音字的「播」會與「佈」合流，可能源於中古唇音的圓唇性，若與圓唇的〔o〕結合，容易異化爲不圓唇的〔ɔ〕，至於舌根音的 ko（高、膏）、kho（考、課）就不併入遇攝的沽、孤或苦等。否則難以解釋這個「播」字何以要「溢出」中古音變的常軌，而其他果攝字並不跟著走那個虛擬的「溢出」規律。

## （二）「播」和「佈」語源上的差異

所謂「語源」，指的是詞的音義來源及其構詞理據。委員 A 這樣說：

如上所述，「播」和「佈」的意思相近，但意義不同。

「播」的意義在「播種」，因此漢語只有「播種」（直接受詞是「種」tsíng）一詞，不論華語或台語都不說「播田」。<sup>5</sup>但「播」的意義既然是「播種」，當然要把種子散佈在田裡，因此《說文》解釋說「一曰布也。」<sup>6</sup>

<sup>5</sup> 台語辭書從來都寫作播田，但詞音均作「佈田」；泉腔播、佈不分；漳腔的《彙集雅俗通》播、佈有別，「播」在高上去聲「告」字韻邊母，與報同音 pò，「佈」在沽上去聲「固」字韻邊母下，與布、佈、佈、傅<sub>姓</sub>等同音 pòo（謝秀嵐編，1993[1818]）。

<sup>6</sup> 這裡的「布」是動詞，後來別作「佈」。

但「佈」義的重點在「散布」、「遍佈」，直接指出把種子散布在田野裡的意思，所以動詞「佈」的補語是「田」，不說「佈種」<sup>7</sup>。所以「播種」和「佈田」的意思很相近，但一為及物動詞，一為不及物動詞，把種子散佈在田裡叫「佈田」，是基於動詞詞性的不同。

不過問題的焦點在音讀是「播」音「補過切」，字在果攝，漳音只能唸成 pò，泉音 pòo，但台灣音偏漳，pò 比 pòo 通行，依照文白對應規律，白讀只能唸成 puà，不能唸成 pòo。

「佈」音「博故切」，只能唸成 pòo，文白讀都不能唸成 pò 或 puà，也就是說意義上「播」和「佈」雖然有相通之處，但是音韻上沒有通融的餘地。意即「佈田」的本字是「佈田」不是「播田」。

細玩委員 A 對語源的說法，猶有幾點不足，補正如下：

1. 委員 A 認為播、佈「意思相近，意義不同」，其實就是「近義詞」。所謂同義詞，必須語境也相同，因此本辭典詞目下的「全文語料」分詞目（含詞形、發音（記號）、方音比較）、音讀、釋義、近義詞四欄，所有同義、近義均合併稱為「近義詞」。華語的「播種」和台語的「佈田」並非近義詞，因為「播種」對應的台語是「掖種」，「佈田」對應的華語是「插秧」，華語「播種」與「插秧」不能算近義詞，因語境大相逕庭。台語的「掖種」和「佈田」也不是近義詞，因為它是稻作栽培的兩個階段，語義內容完全不同。「佈田」的對象是秧苗，不是種子，委員 D 於 2013.03.27 信中說得準：「照插秧的意思來看，是將『掖種』以後穢甲實實的秧仔，『分佈』去較闊的田裡。」委員 B 同日的補充資料也說：「先農累積了經驗，發明『先育秧再移植』技法，於是改變了從前稻草長得像野草一般的景象，成了一排排井然有序的水田風光。」他還引宋人范成大的詩作證，這說明南方水稻種作，至少在南宋已有今天閩南語「佈田」這道工序。看來「佈田」的用字，更適合 pòo-tshân 一音的詞義。委員 A 為遷就《說文》：「播，種也……一曰布也」，卻說使用「佈」義是「直接指出種子散布在田野裡的意思，所以動詞『佈』的補語是田。」試想，把播和佈語義看成一體兩面，好像「播種」和「佈田」是同一件事，「佈田」只是「直接指出種子散布在田野裡」。難道「播種」不是也是把種子散布在田裡嗎？是否關鍵在「佈田」專指水田呢？若照委員 A 的講法，《說文》：「一曰布也」，不過是「播」的引申義，並不是兩種詞義，果真如此，《說文》也不該用「一曰」並存兩義。段玉裁在「一曰布也」下注說：「周禮瞽矇注曰：『播謂發揚其音。』」發揚其音是聲音的傳播，義近當

<sup>7</sup> 台語對應的說法是「掖種」。

時口語的散布、布揚，和本義「種也」，相差較遠，雖是引申，但近于別義，才有並存「一曰」的必要。

2. 委員 A 初以為古代沒有「播田」一詞，經委員 B 指出：「漢人已用之，語出《春秋繁露》：『后稷長於邠土，播田五穀。』」委員 B 認為「播田」原意是指播種，即播下種子的意思，人類最早種稻，是把種子「稻穀」直接撒播在田裡，就如「插秧」一樣。所以區別「播種」與「佈田」似無必要。在委員 B 看來，「播田」就是原始的「插秧」。這種看法似乎忽略詞義變遷的歷程。拙作（2015：560-561）曾根據文獻指出：

「播田」後面可接「五穀」，也可以不接（如梁元帝〈言志賦〉：「重農皇之播田。」一句），若接「五穀」則不限於「插秧」，所以漢至六朝的「播田」語意不同於今日閩南語的「播田」（音佈田），而是泛指種植。當然也可以認為閩南語的「播田」是古漢語詞義的縮小或語用的窄化。這是不是意味「播」的本意就是播種，後來泛指播百穀或五穀，加了「田」（雙音化）以後，即泛指種植或耕作。播田的及物化，其實是一種語法的「併入現象」（參湯廷池，1990），「播田」可視為述補結構，本為不及物，但接了「五穀」（賓語），這時處於補語地位的「田」可以被當作「賓語」看待而併入為「播田」一詞，所謂併入就是賓語消失，成為詞彙的一部份，若再接賓語，即再度及物化。類似的現代華語的例子如「起草」一詞，草指草稿，是述賓式，已帶賓語，故為不及物動詞，但草字被併入為新的動詞的一個詞素，它又可以及物化，再帶賓語，如「起草法案」，代表「草稿」的「草」當初也可如「播田」的「田」一樣，視為述補關係，意味「在草稿上」起一些條文。至於閩南人用「播田」專指插秧，應該就是取意於「播散，分布」秧苗的種作方式。《現代漢語辭典》（1996、2008 商務版）收有「點播」、「條播」兩種。（前者指每隔一定距離就挖一小坑，放入種子。也叫作點種；後者是把種子均勻地播成長條，行與行之間保持一定距離。）這兩個詞彙應為北方漢語，非關「稻作」。閩南語水稻的種植，需兩道手續，先是「斂種」（iá-tsing，俗作掖種），再行「佈田」（pòo-tshân）。……因為第二道工序不再是對種子，（如華語的點播或條播。）而是對已培成的秧苗去進行田中佈置或布列。因此採用「佈」的語意更為貼切。

拙文並補充三個文獻寫作「布（佈）田」的例子：

（1）蔣儒林編《潮語十五音》卷二孤部邊字下欄：



(陰去) 佈徧也，如俗佈田、佈廣蔽也。

拈拈田、拈種。(蔣儒林編，1911：16)

(2) 張曉山編《新潮汕字典》手部播音 bua<sup>3</sup> (波娃<sup>3</sup>) 簸，收兩義項：

a. 撒種：條播、點播，加寬播幅。

b. 傳揚、傳布：播音、廣播。(張曉山編，2009：211)

布(佈)音 bou<sup>3</sup> (彼烏<sup>3</sup>) 補<sup>3</sup>，另注文讀 bu<sup>3</sup> (波污<sup>3</sup>) 富。收 5 個義項。其下收有布田 (bou<sup>3</sup> cang<sup>3</sup>)，訓插秧 (張曉山編，2009：323)。

由此例可見潮語「播」音簸 (bua<sup>3</sup>) 和「布(佈)」音 bou<sup>3</sup> (同補)，正反映古音果攝與遇攝的對立，並無混同跡象。

(3) 許寶華、富田一郎主編《漢語方言大辭典》也兼收播田與布田兩詞。

播田(動) 插秧。閩語，福建廈門，福州，古田，福清，寧德，廣東中山隆都等六個點。(許寶華、富田一郎合編，1999：7040)

布田(動) 插秧。閩語福建仙游，莆田，廣東汕頭，揭陽。(許寶華、富田一郎合編，1999：1139)

由此可見潮汕地區與仙游、莆田等四處，早已有專用「布田」，不採用「播田」的方言用字。說明自來使用「播田」只是承用文獻舊詞。這些純用「佈田」的方言，播與佈均保持語音的對立，既不合流，也不能混用，這說明使用「播田」的「播」是「佈」的訓用字。拙文從「播」與「布」字義與詞義的交叉分流，更從語源上證明兩字各有詞根，本非同源，但因字源平行發展，又有交叉，故糾葛難理。論者只因播之本意與種植有關，即執著於「佈田」沒有存在的價值，殊不知「布」字自古已具有動詞功能，在詞義上又與播不相重疊，獨自發展成更細緻的「佈田」，必須走出執著漢字使用的「誤區」，才能怡然理順。

### 三、有關「辭典於卷、券二字字音不分，有失字音習慣原則」的處理

#### (一) 問題意識

本年 5 月 24 日下午有民眾來信，詢及有關「卷」、「券」在閩語的唸法。爲了存真，我把民眾的信公布於下：

「卷」、「券」在華語中分別唸「ㄌㄩㄥˇ」、「ㄑㄩㄢˇ」是有區分的。(請參考貴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<sup>8</sup>)但在貴部編的「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」中該二字字音卻是不分，僅以詞分，顯有失字音習慣之原則。

大凡文字離不開「字義」及「字音」，前者見於文章，而後者聞於語言，必須有傳承、導正之教育效果，在編纂之同時，尤其是國家級的工具書，必須嚴謹而斟酌，否則昧於訛取或失之合度，與時下誤用、濫用之「差不多先生」用語何異？

可能執事者會引用一些所謂近代學者所編著的字、辭典以為佐證「卷」、「券」在閩語發音之不分，但那些所謂學者既要引華語文字為用，就應理解華語文字對「字義」及「字音」嚴謹的要求與準則，否則引喻失義、馮京馬涼了！

#### (二) 教育部內部回應（徵詢部分編輯委員）

##### 1. 羅列收詞情形，提出初步構想

有關民眾來函表示閩語典「卷」、「券」釋義及音讀混淆不分一事，希請老師就學理部分予以解說。

另查閩語典於「卷」、「券」皆有收 kúg、kuàn 音，惟「卷」另有一音 kúg，作為量詞。

<sup>8</sup> 教育部《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》：<http://dict.revised.moe.edu.tw/cbdic/search.htm>。

又查重編國語辭典，「券」僅讀ㄍㄨㄢˇ、「卷」有ㄐㄩㄢˇ、ㄐㄩㄢˋ、ㄍㄨㄢˇ／三音，且易混淆之券ㄍㄨㄢˇ與卷ㄐㄩㄢˋ形音義皆不同，如下所示：

字詞	【卷】 P-6-8
注音	ㄐㄩㄢˋ
漢語拼音	juàn
釋義	<p>[名]</p> 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<li>❶ 古時書籍寫在絹帛或紙上，捲起來收藏，因此通稱書籍為「卷」。如：「手不釋卷」、「開卷有益」。</li> <li>❷ 指書有分卷的每一單獨部分。如：「卷一」、「卷二」、「第一卷」、「第二卷」。</li> <li>❸ 可以捲起來的書、畫。如：「經卷」、「手卷」、「畫卷」、「山水長卷」。</li> <li>❹ 公私機構的公事文件。如：「卷宗」、「案卷」、「文卷」、「調卷」。</li> <li>❺ 考試測驗的題紙。如：「試卷」、「考卷」。</li> <li>❻ 量詞。計算字畫書籍的單位。如：「藏書三萬卷。」唐·杜甫〈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〉：「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。」</li> </ul> <p>ㄐㄩㄢˇ juǎn ㄍㄨㄢˇ quán</p>

字詞	【券】 刀-6-8
注音	ㄍㄨㄢˋ
漢語拼音	quàn
釋義	<p>[名]</p> 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<li>❶ 古代的一種契約。如：「鐵券」、「買地券」。北齊·顏之推《顏氏家訓·勉學》：「鄒下謔云：『博士買驢，書券三紙，未有驢字。』」</li> <li>❷ 具有價值，可以買賣、抵押或轉讓的票據。如：「債券」、「禮券」、「證券」。</li> <li>❸ 可作憑證的紙票。如：「入場券」、「優待券」、「購物點券」。</li> </ul>

我想就民眾的角度是認為，華語能分，閩南語也應該要在形音義上有所區別。

此部分想請老師就專業角度協助說明，若閩語典確有需調整之處，也請老師不吝指教！

謝謝老師！

查本典收詞情形如下圖。

以【券】來說，兩音的釋義都有「可以用來作為憑證的票據。」之釋義。

我想，民眾不解之處在於，在同義的情況下，為何有的詞目標 kng、有的標 kuàn？

如「債券」tsè-kng、「融券」iông-kuàn 等。

我們是否要討論，在同義的情況下，擇某一音為主，另音為又唸作？

以「模糊」查詢「詞目音讀」"券"有9筆，分為1頁

序號	詞目	音讀	附錄
1	券	𠄎 kng	
2	券	𠄎 kuàn	
3	債券	tsè-kng	
4	證券	tsing-kuàn	
5	融券	iông-kuàn	
6	券箇	kuàn-siong	
7	票券	phiò-kng	
8	彩券	tshái-kuàn	
9	獎券	tsióng-kuàn	

以【卷】文讀音 kuàn 來說，僅有「量詞。計算文書的單位」之義。

但收錄「考卷」khó-kng（卷之 kng 白讀音）、「問卷」būn-kuàn，皆非量詞義。

我們是否要討論，需不需要修正釋義？且在確定同義的情況下，擇某一音為主，另音為又唸作？

以「模糊」查詢「詞目音讀」"卷"有8筆，分為1頁

序號	詞目	音讀	附錄
1	雞卷	ke-khng/kue-khng	
2	雞卵卷	ke-nhng-khng/kue-nhng-khng	
3	考卷	khó-khng	
4	卷	khng	
5	卷	⊠ kuàn	
6	卷宗	kuàn-tsong	
7	卷	⊡ khng	
8	問卷	būn-kuàn	

## 2. 部分委員的回應意見

委員 E：

某些詞只能唸作某些音，不能類推，卷有文 kuàn、白 khng 兩音，券有文 kuàn、白 khng 兩音，契券 khè-khng，國語讀音相同，閩南語讀音不同，意義也不混淆，所以我不理解民眾的問題在哪裡？

委員 D：

我想民眾對「卷」應該沒有疑慮，有問題的應該是「券」，因為這個字在常用詞辭典裡的發音分布，看不出規律，連我也不知該怎麼區分。我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，最好把用到「券」的詞都標成文讀音的「kuàn」，需要的話，再用「khng」當又音處理，才不會有混亂的情形。不然我也無法做出合理的解釋。

本人對教育部擬稿之回應：

您的擬稿前兩點其實滿專業的。但多關體例，應建議民眾詳讀體例，以了解本典的編輯體例和限制。並明辨“重編國語辭典”與本典體例之不同，華語與閩南語共用漢字，並不表示它們的音義非平行對應不可，民眾來信找到「卷」、「券」兩字，在華語有「ㄌㄩㄢˇ」、「ㄍㄨㄢˇ」之別，在閩南語中該兩字的漢字的用法（指詞義）大致與華語相應，但詞音卻只有華語「卷」字首音「ㄌㄩㄢˇ」的文

kuàn、白 k̀ng 兩讀，作為票券、契券的「券」閩南人用漢字的形來別義，其文、白異讀悉同「卷」字之兩音。這是閩南語自己形成的，並沒有從華語漢字音、義的嚴整對應去承襲，從吳守禮先生的觀點，這也是閩南語的音字脫節現象，可是人們卻習以為常，編辭典祇能收辭、調查音義、呈現方音差異，並研定適當漢字，由體例可體現本典的客觀性，雖然單音字是否成詞，有無釋義內容，釋義是否周全，可能有待通盤檢查補正，但目前收的卷、券兩詞的音讀是正確的，並無民眾所見的「有失字音習慣原則」，民眾所習慣的是國語字辭典的字本位的字音原則，不同於方言辭書的詞本位，單字音祇是詞位的身份，如果不獨立成詞，就沒有釋義內容，它只是備位的「檢索單位」，可以請讀者多查幾個字，以熟習本典的原則；至於釋義是否周全，是另一層次的問題。

### 3. 教育部對民眾之回覆

「辭典於卷、券二字字音不分，有失字音習慣原則」一事：

#### 1. 閩南語用字狀況：

閩南語與華語在語音、詞彙、句法上本有許多差異。由於分支較早，彼此間的差異亦相當顯著，書寫方面的問題與爭議較多。百年來通行的各家詞書，在用字上各有所選擇，但對「本字」的認定則差異不大，學者們的考證也在逐漸累積可信的本字。但閩南語中仍有許多來源不明的字、詞，根本非源於漢語，造成「有音無字」的狀況，於是各家不同的用字相應而生，加上未曾如共通語有過統一的文字規範，所以目前閩南語的用字狀況仍相當分歧。

#### 2. 定字定音原則：

在各種閩南語書寫方式中，本辭典以漢字為基礎，採「一音一字」。而選字的標準，則依該字的使用現況，再據辭典既定的概念選定用字，大致分為三種類型：本字、訓讀字、俗字。非本字之用字，本辭典稱為「替代字」，故前述「訓讀字」、「俗字」等都是替代字。在用字選擇上，我們傾向使用本字，但有些特別情況，即使本字確定，權衡之下還是有可能會捨棄本字，故用字非盡採華語寫法。另外，閩南語在臺灣各地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語音、詞彙的差異，本辭典不呈現所有的音讀，而是定出一個「最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口音」，來作為詞典定音的主體音系，因此選定最接近通行腔的「高雄音」做為主音讀。其間我們也做過實地調查，並把調查的語料整理之後，具體反映在定音的過程當中。且閩南語「文、白異讀」

的情況相當普遍，兩種音讀都十分活絡的例子不少，即構詞可使用文讀音也可使用白讀音，且兩者語義並無二致。例如：【用】的文讀音是 iōng，白讀音是 iŋg，表示「沒有用」的【無路用】，可以讀 bô-lōo-iŋg 也可以讀 bô-lōo-iōng。

### 3. 不能完全從華語情形類比、對應。

閩南語中「卷」和「券」兩字的漢語用法（指詞義）雖大致與華語相應，但音讀對應情形，卻只有華語「卷」（ㄌㄧㄤˇ）的文讀音「kuàn」、白讀音「kɿŋ」兩讀，而作為票券、契券的「券」（ㄑㄩㄢˋ），閩南語是用漢字的形來別義，其文、白異讀情形和「卷」（ㄌㄧㄤˇ）字之閩南語情形相同，是閩南語自己形成的，並沒有從華語漢字音、義的嚴整對應去承襲，故成為辭典目前字音訂定之情形。從吳守禮的觀點，這也正是閩南語音字脫節的現象，而人們卻多已習以為常。不論是閩南語或客家語，其字、音無法完全從華語情形類比、對應。同樣以華語具「計算成卷物品的單位」義者來看，有「卷」和「捲」兩種寫法，就華語來說，該兩字相通，而閩南語中具「計算捲狀東西的單位」義之寫法，只寫為「卷」，不寫為「捲」。

至於本次透過檢視「卷、券」後，就辭典之單音字是否成詞、有無釋義內容、釋義是否周全，後續將會通盤檢查補正，以臻完備。

## 4. 問題再透視

民眾提出卷、券兩字在華語中分別唸ㄌㄧㄤˇ、ㄑㄩㄢˋ兩音，壁壘分明（見教育部《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》）。但教育部《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》中這兩個字卻「字音不分」，僅以詞分，顯「有失字音習慣原則」，三位委員均不太清楚民眾真正的疑惑，何謂「字音習慣原則」，試作猜測。

這位投書者，習慣華語「卷」與「券」的字音區別特徵為聲母ㄌ與ㄑ，也就是舌面前清塞擦音〔tc〕v.s.〔tcʰ〕的最小對比，辨音徵性是〔±Asperated〕（送氣與否，傳統音韻學稱「全清」對「次清」）。但是閩南語「卷」和「券」兩字均有兩組共同的音讀：kuàn和kɿŋ，同一個「卷」，有時讀kuàn，有時讀kɿŋ，同樣「券」字兩音亦然，送氣成分不見了，這不是都唸同音了嗎？至於哪個詞唸kuàn，哪個詞唸kɿŋ，卻要逐詞去分辨，這就令學習者頭疼，不如國語的判為兩音，破音字則另有別義，從小習慣了，所以就判定閩南語「有失字音習慣原則」。這就是站在高階的華語鄙夷低階閩南語的想法。

要知道「卷」、「券」讀音為何沒有差別，並非只憑華語的標準，所有漢語方言均來自古漢語，要由中古音讀看它演變為今讀有沒有規律，有對應規律就不算錯，因為漢語八大方言從古漢語分出的時間有早晚，所以各有自己的演變，其中也許有一定的百分比和華語（共通語）有對應關係，也是民眾想要的「字音習慣原則」，可惜有一些是和華語對應不起來，例如這組例子，你不能要求以華語的標準，來評定其他方言的語音表現，只要使用這個「方言」（如閩南語）的人不會弄錯「卷」和「券」這兩個詞素，在該語言的詞彙中，用自己的音讀去構詞，與同族群的人內部溝通沒有障礙，它就是正確的音讀，至於要了解它和華語為什麼不對應，那是另外的專業，你必須要認識中古韻書及反切所表現的中古音系，才能確定閩南語自己的演變規則。

先說明教育部《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》中各中古音讀的來源。僅以卷（ㄐㄩㄥˇ）和券（ㄑㄩㄢˋ）主音讀的來源為例。如果你不會查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的反切（一般視作中古音的來源），可以試著上教育部《異體字字典》，在「卷」與「券」字異體字下的「解說欄」右側提供大徐本《說文解字》的釋義和釋形，其下附有反切，一般和《廣韻》是對應的，如：

卷，部曲也<sup>9</sup>。从卩，夨聲。（居轉切）

券，契也。从刀夨聲。（去願切）

再查《廣韻》「卷」字共有四個反切：

（1）巨員切。「曲也。」在平聲二仙韻。華語今音ㄐㄩㄥˇ（廣韻與捲同音），此為《重編》<sup>10</sup>第三個音讀ㄐㄩㄥˇ的來源。如卷枝、卷曲。

（2）求晚切。《風俗傳》云：「陳留太守瑯琊徐焉，改圈姓為卷氏，字異音同。」在上聲 20 阮韻。依演變規律華語當讀ㄑㄩㄢˋ。《重編》未收。

（3）居轉切。「卷，舒也。《說文》曰：『膝曲也。』」在上聲 28 獮韻。依中古音演變規律，華語當音ㄐㄩㄥˇ。此為《重編》第二音來源。

<sup>9</sup> 段注本作彘曲也。

<sup>10</sup> 此段教育部《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》簡稱《重編》。



(4) 居倦切。字作「券」，「曲也，又書券，今作卷」，下接異體字「卷，上同。」在去聲 33 線韻。依中古音演變，華音ㄌㄨㄢˇ，此即《重編》第一音讀之依據。如：書卷、經卷。

由此可見，教育部《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》繼承中古音的三個音讀，而把罕僻的姓氏音讀ㄌㄨㄢˇ（求晚切）刪去不採。

其次說明早期閩南語韻書有關卷、券的音讀紀錄。

閩南地區 1800 年出現的《彙音妙悟》是第一本泉州音的十五音韻書，該書記載一個「卷」字、兩個「券」字，下列引自杜建坊先生所藏的道光辛卯年本：川韻求母陰去聲收有「卷，卷帙，收也」、「券，疲也」、「券，契也」三組（黃謙纂輯，1831）。依委員 A 擬音，同樣唸 kuàn。其中「券，疲也」《說文》作「券，勞也，从力彖聲」。另有「倦，罷也，从人卷聲」。券、倦為同音異體（見教育部《異體字字典》）。所以「券，契也」實為「券」之訛字。

同韻氣母陽去聲又收「券，約也，契也」，與「權」同音，依擬音當讀 khuàn。與華語ㄌㄨㄢˇ，同屬送氣的次清聲母，是對應的。可見字當作「券」，此書把「券契」全部訛作「券」，並兼收於 k-與 kh-兩母。1818 年（嘉慶 23 年）謝秀嵐的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（第一本漳州韻書）基本上繼承了《彙音妙悟》的「卷」、「券」兩讀，可惜「券」仍訛作「券」，見於：觀部上去聲「貫」字韻求母下：「卷，卷帙，弓書卷」（疑弓字為廣韻的「券」字之誤）（音 kuàn）。又在去母下：「券，約也，契也」（當音 khuàn）（謝秀嵐編，1993[1818]）。

由此可見，書卷的「卷」與契券的「券」在一、兩百年前的泉、漳地方韻書，均與中古音對應，前者讀 k-，後者讀 kh-，但從刀的「券」已訛成從「力」。雖然《彙音妙悟》重出了同音的「券，疲也」，券是疲勞的正字。那麼「券，契也」、「券，約也」都是從刀的「券」的訛字。

1913 年出版於台南的《廈門音新字典》也完全保留清晰的卷、券、券三字的對立。試譯其釋例為漢字：

表七 《廈門音新字典》卷、券、券的音讀與釋例

詞目	釋例	頁碼
koàn 卷	跂（腳）彎，冊卷（kín）；冊成本，紙成縛（pak）。	352
koàn 券	著魔（tiòh buâ），厭倦（ià-siān），厭懶（ià-lán）的意思。	351
koán 卷	用手收物，卷物，卷聯，卷狀，收囤。	350
khoán 券	pòh ê 樵板，契紙，憑準，法度，契券。	405

（資料來源：甘為霖編著，1997[1913]：350、351、352、405）

此外，卷（koán 和 koàn）對應成兩種白讀：

表八 《廈門音新字典》卷（koán 和 koàn）對應白讀的音讀與釋例

詞目	釋例	頁碼
kín（卷 koán）	幾卷，幾若卷，一卷尺。	339
kìn（卷 koàn）	一本卷，手卷，考卷，書卷，交卷。	339

（資料來源：甘為霖編著，1997[1913]：339）

注意卷（koán）陰上一讀，是動詞，收拾捲起。

《廈門音新字典》不但區別卷、券、券三個字的差別，也把「卷」的陰上調（kuán）和陰去調（kuàn）文白異讀都呈現出，才算交出了閩南語的全貌。上列「卷」kín 的詞例似作量詞，kìn 則為「書卷」（kuàn）的白讀。《彙音妙悟》「毛韻求母陰上調」也收此白讀 kín「卷，書卷」音同「廣」字（黃謙纂輯，1831）。而「契券」義的白讀 kìn 則在《彙音妙悟》、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及《廈門音新字典》均未出現。甚至連 1931 年小川尚義的《臺日大辭典》也另收「契券」khuè kuàn 的文讀，未收白讀 kìn（券）（小川尚義編，1993[1931]），這正是委員 D 看到的問題。但是本詞典卻收了「債券」tsè-kìn「票券」phiò-kìn 兩個新白讀，這是根據調查來的語料，這其實反映了現代經濟活動創造了新用法，在金融、股票市場上，這些常用詞多用白讀，因此就新增了「券」的白讀 kìn，溢出了傳統辭典的規範，卻是活生生的創新形式。

## 5. 小結

民眾的問題看起來很小，但要完整說清楚，卻須要做全面的檢視，包括這些音讀的來龍去脈，上文問題再透視，是本人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爬梳，才得出的真相，這些專業知識，未必能滿足民眾想知道的答案，卻也間接回答了看閩南語的語言文字系統，要

從內部著手、不能只通過漢字和華語音義，就要找出對應關係，要進入歷史比較，起碼要利用方言比較，看出更多的音義類型與演變，解釋一些不規律的變化與發展，這才是使用辭典應有的態度。

#### 四、餘論

教育部《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》目前首頁累計的查詢人次 15,990,032 (2016.09.19 15:40) 接近一千六百萬，足見它是一部國人常用的辭典，對於本土語言教育的推廣，具有一定的規範作用，因此要求編輯精確、容易使用及該有的應有，已成為本辭典成果維護的指標，但礙於部會精簡，成立一甲子以上的「國語推行委員會」已在 2012 年 8 月 17 日第 26 次全體委員會議後，畫下句點。相關業務雖然已移至終身教育司及國教研究院部分單位，但已沒有過去人力編制及固定經費預算，對於幾部電子辭典的維護，雖然沒有停止，但卻有後繼無力之隱憂。上文所舉兩個案例的調整，僅是幾百個案例中的一、二個案，卻看到涉及學理的討論及作業流程，均須費時曠日，由於人力不足，第二個案例，並沒有充分經過委員會討論，做成的回覆民眾的擬稿，也有時間的壓力，自然影響本典精益求精的成效。因此建議當局應考慮成立國家級語文教育的專責研究機構，充實研究團隊，進行規劃編纂及前瞻性的、不同族群的語言大辭典，把語言成果的維護視為國力的一環，才能滿足民眾的需求。

## 引用書目

- 甘爲霖編著，1997[1913]，《廈門音新字典》修訂版，台南：人光出版社。[Campbell, William. (1997[1913]). *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Spoken throughout the Prefectures of Chin-chiu, Chiang-chiu and Formosa (Taiwan)* (Revision). Tainan: Ren Guang Press.]
- 周長楫主編，2006，《閩南方言大詞典(修訂本)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。[Zhou, Changji. (Ed.). (2006). *Minnan Fangyan Da Cidian (Revision)*. Foochow: Fujian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.]
- 林連通主編，1993，《泉州市方言志》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。[Lin, Liantong. (Ed.). (1993). *Quanzhoushi Fangyanzhi*. Beijing: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.]
- 姚榮松，2015，〈從「播田」到「佈滕」：試探「播」與「布」字義與詞義的交叉分流〉，收錄於陳新雄教授八秩誕辰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，《陳新雄教授八秩誕辰紀念論文集》，台北：萬卷樓，頁 555-571。[Yao, Rong-song. (2015). From “Pò-tshân” to “Pòo-tshân.” Explo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Meaning of a Character and Its Lexical Meanings between “Pò” and “Pòo.” In Professor Chen Xin-xiong's 80-Year-Old Anniversary of Birth Proceeding Editorial Committee (Ed.), *Proceeding in Memory of Professor Chen Xin-xiong's 80-Year-Old Anniversary of Birth* (pp. 555-571). Taipei: Wan Juan Lou Books.]
- 張屏生，2004，〈張副總編輯序〉，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，《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》，[http://twblg.dict.edu.tw/holodict\\_new/compile1\\_1\\_4.jsp](http://twblg.dict.edu.tw/holodict_new/compile1_1_4.jsp)，瀏覽日期：2016.09.23。[Chang, Ping-sheng. (2004). Preface of Deputy Editor Chang. In National Languages Committee, Ministry of Education (Ed.), *Dictionary of Frequently-Used Taiwan Minnan*. Retrieved September 23, 2016, from [http://twblg.dict.edu.tw/holodict\\_new/compile1\\_1\\_4.jsp](http://twblg.dict.edu.tw/holodict_new/compile1_1_4.jsp).]
- 張曉山編，2009，《新潮汕字典(普通話潮州話對照)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。[Zhang, Xiao-shan. (Ed.). (2009). *New Chaoshan Dictionary (Comparison between Mandarin and Chaoshou Dialect)*. Guangzhou: Guangdong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.]
- 曹逢甫，2006，〈編輯委員會曹主任委員序〉，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，《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》，[http://twblg.dict.edu.tw/holodict\\_new/compile1\\_1\\_2.jsp](http://twblg.dict.edu.tw/holodict_new/compile1_1_2.jsp)，瀏覽日期：2016.09.23。[Tsao, Feng-fu. (2006). Preface of Chairperson Tsao 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. In National Languages Committee, Ministry of Education (Ed.), *Dictionary of Frequently-Used Taiwan Minnan*. Retrieved September 23, 2016, from [http://twblg.dict.edu.tw/holodict\\_new/compile1\\_1\\_2.jsp](http://twblg.dict.edu.tw/holodict_new/compile1_1_2.jsp).]

- 許寶華、宮田一郎合編，1999，《漢語方言大辭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。[Xu, Bao-hua & Miyata, Ichiro. (Eds.). (1999). *Chinese Dialects Dictionary*. Beijing: Zhonghua Book Company.]
- 陳正統主編，2007，《閩南話漳腔辭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。[Chen, Zheng-tong. (Ed.). (2007). *Dictionary of Southern Min (Zhangzhou Variety)*. Beijing: Zhonghua Book Company.]
- 黃謙纂輯，1831，《增補彙音妙悟》，杜建坊先生藏。[Huang, Qian. (Ed.). (1831). *Tsing-póo Lūi-im-miāu-ngōo*. Collection of Mr. Too Kian-hong.]
- 蔣儒林編，1911，《潮語十五音》，香港：陳湘記書局。[Jiang, Ru-lin. (Ed.). (1911). *Chaoyu Shiwu Yin*. Hong Kong: Chan Sheung Kee Bookstore.]
- 鄭瑞城，2008，〈部長序〉，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，《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》，[http://twblg.dict.edu.tw/holodict\\_new/compile1\\_1\\_1.jsp](http://twblg.dict.edu.tw/holodict_new/compile1_1_1.jsp)，瀏覽日期：2016.09.23。[Cheng, Jei-cheng. (2008). Preface of the Minister. In National Languages Committee, Ministry of Education (Ed.), *Dictionary of Frequently-Used Taiwan Minnan*. Retrieved September 23, 2016, from [http://twblg.dict.edu.tw/holodict\\_new/compile1\\_1\\_1.jsp](http://twblg.dict.edu.tw/holodict_new/compile1_1_1.jsp).]
- 謝秀嵐編，1993[1818]，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，收錄於洪惟仁編著，《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》第2冊：《漳州方言韻書三種》，台北：武陵出版社。[Xie, Xiu-lan. (Ed.). (1993[1818]). *The Phonology of Common Zhangzhou Speech*. In Uijin Ang (Ed.), *A Collection of Southern Min Classic Dictionaries Volume 2. Three Kinds of Zhangzhou Dialect Dictionary*. Taipei: Woolin Press.]
- 小川尚義編，1993[1931]，《臺日大辭典》，收錄於洪惟仁編著，《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》第7-8冊，台北：武陵出版社。[Ogawa, Naoyoshi. (Ed.). (1993[1931]). *The Taiwanese-Japanese Dictionary*. In Uijin Ang (Ed.), *A Collection of Southern Min Classic Dictionaries Volume 7-8*. Taipei: Woolin Press.]